

# 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

第三分冊

“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  
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前提”

“波河與萊茵河”

“薩瓦亞、尼斯與萊茵”



# 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

第三分冊

“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  
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前提”

“波河與萊茵河”

“薩瓦亞、尼斯與萊茵”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52180

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

第三分冊

曹 汀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678·787×1092 1/25·112,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5.100元

：定價 5,100 元

## 前言

本書係由莫斯科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俄文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第一卷中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前提、波河與萊茵河及薩瓦亞、尼斯與萊茵三文集譯而成。

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前提一文是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秋寫成的。當時恩格斯估計神聖同盟可能發動對共和國法蘭西的戰爭。恩格斯指出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分析戰爭在革命軍隊方面有何利弊；另一方面，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觀點對於現代作戰的特點（進攻手段的巨大規模和進攻軍隊的運動性）予以精湛的闡明，同時又分析了無產階級解放後新的作戰方法的前提。這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戰術發展的典範著作。本文收集在俄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

波河與萊茵河一文是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寫成的。當時在德意志流行着一種論調，認為德意志的安全就在於保有意大利的隆巴第和威尼西亞，亦即波河和門其阿河。恩格斯以對北意大利戰略形勢的歷史的分析痛斥了這種論調；同時又以法蘭西為例，說明「自然境界論」的荒誕無稽，

因爲如果以自然的地理關係爲根據，德意志需要波河遠不如法蘭西需要萊茵河更有理由。他指出，當時德意志人民的切身利害不是侵佔別國的領土而是完成自身的統一。本文收集在俄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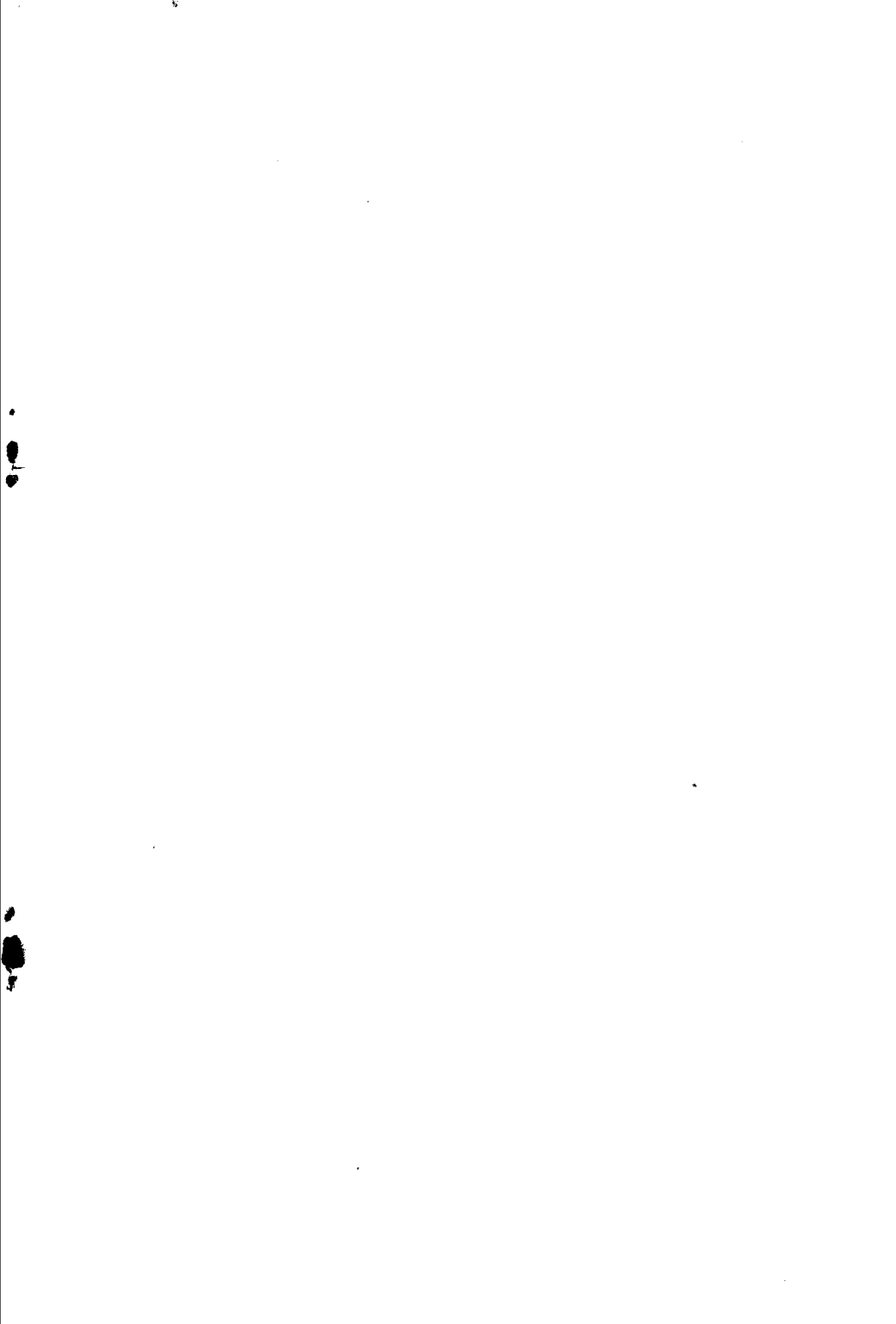
薩瓦亞、尼斯與萊茵一文是恩格斯在一八六〇年寫成的。在這裏，恩格斯從軍事和政治的觀點分析法蘭西佔領意大利所屬薩瓦亞和尼斯後所將造成的形勢以及拿破侖第三所倡導的『自然境界論』應用於萊茵河對於德意志所造成的威脅。本文收集在俄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部中。

此係經典著作，文字艱深，不易表達。譯者雖盡最大努力，但由於各方面修養均較差，錯譯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譯者識 一九五四年九月

# 目 錄

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前提	五
波河與萊茵河	四
薩瓦亞、尼斯與萊茵	101





## 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前提

一八五二年巴黎的勝利的革命，立即要引起神聖同盟對法蘭西的戰爭，我認爲這是無條件豫定了的。

這個戰爭將絕不像一七九二——一七九四年的戰爭，而那個時代的事件也絕不能用作類似事件重演的根據。

### 一

國民公會在軍事粉碎聯軍上所成就的奇蹟，在更嚴密的考察之下，就顯得比人們平常所說的大爲減色。拿破侖之對於國民公會的十四個軍的藐視是可以了解而且有理由的。拿破侖一再肯定地說，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失策——這無疑是對的。就是在聖海倫島上，他仍然認爲加爾諾●是一個極其平庸的首領。

一七九二年八月，九萬普奧軍隊侵入法蘭西。普魯士國王原想直搗巴黎，但布蘭斯威格公

爵<sup>①</sup>和奧地利的將軍們却不同意。那時統一的指揮是沒有的；猶豫不決代替了迅速前進運動，計劃時刻更改。在越過了亞爾貢森林的隘道後，杜穆列<sup>②</sup>在凡爾米和聖門烏爾德阻住了聯軍的進路。聯軍本來可以從容地繞過他而使他留在原地，因此他也許不得不跟蹤聯軍向巴黎方向推進，而只要聯軍行動稍微正確，他甚至從後方也不會使聯軍遭受危險。但是，無疑地，聯軍可以安然一直向杜穆列推進，而且可以不費事地把他打垮，因為聯軍統率的軍隊數量既多而且——亦如法國人自己所承認的——質量又好。可是他們並不這樣做，而只是在凡爾米進行滑稽的砲轟，當在此地戰鬥時，甚至在縱隊衝鋒之際，聯軍將軍們還三番五次改變戰術；時而由堅決的戰術轉向軟弱的，時而又由軟弱的轉向堅決的。兩次衝鋒，無論就軍隊的數量來看，或是就力量與精力來

- ① 加爾諾 (Lazare Nicholas Marguerite Carnot)——一七五三—一八二三年。法蘭西政治家兼軍事家，為急進共和主義者。一七九二年為國民公會軍事委員，九三年為公安委員，担任軍事，於普奧聯軍第一次對法戰爭之際，確立強迫徵兵制，召集全體國民，動員七十五萬人，捍衛祖國，終破強敵；九五年為執政內閣之一委員，九七年政變後出奔，即從事數學研究，一八一四年當拿破崙破倫陷於厄運時，曾防守安得衛普，抵禦列強，百日天下時為內務卿，王政復古後被逐，亡命於德，後即死於此。(譯者)
- ② 布蘭斯威格公爵 (Karl Wilhelm Ferdinand Braunschweig)——一七三三—一八〇六年。統治德意志布蘭斯威格，一七九二年，普奧聯合對法蘭西革命政府宣戰，率軍侵法，敗於凡爾米。(譯者)
- ③ 杜穆列 (Charles Francois Dumourier)——一七三九—一八二三年。一七九二年為法國外交部長，八月間為陸軍部長，是年九月二十日，率法軍與普奧聯軍戰於凡爾米大敗之，在涅爾文登喪師辱國後，即公然反對國民公會，宣佈廢除一七九一年憲法，並擁戴路易親王為君主，事洩，逃入奧軍。(譯者)

看，都是够悲慘的，這決非士兵之過，而是指揮不堅決之罪。這與其說是衝鋒，倒不如稱之爲簡單的佯攻。全綫的堅決猛攻，無疑地會使法蘭西義勇軍和士氣沮喪的步兵團陷於覆沒。在戰鬥以後，聯軍又束手無策地停在原地，一直到疾病開始在士兵中蔓延起來時爲止。

熱馬浦之役，杜穆列之所以獲勝是因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的大軍去抵抗奧地利式的前哨綫和無盡長的陣綫（由俄斯坦德到繆斯河）。但在翌年春天他自己却也陷於同一錯誤，——由於他幻想奪取荷蘭的結果，——在這個時候奧軍就進行集中的進攻。這樣的結果，便造成涅爾文登會戰之敗北與比利時之喪失。在涅爾文登之役，特別是在這次戰役之較小的戰鬥中，可以看出法蘭西義勇軍——這些著名的英雄們，（然而他們並不是經常處在杜穆列親身指揮之下）——打起仗來決不比一八四九年南德意志的國民兵更好些。

不久杜穆列叛變，芳底暴動，軍隊渙散而士氣沮喪。倘若十三萬奧軍與英軍堅決地向巴黎挺進，——革命也許會被鎮壓下去，而巴黎也許會被奪取。如果沒有做出那種蠢事的話，這樣的事也許在去年早就發生了。但是可敬的聯軍首腦們不會這樣做，他們却圍攻要塞，並不惜戰略上的鉅大損失，而墨守成規地一點一滴去爭取區區的小利，在這上面他們整整費去了六個月的時間。

在拉斐德●叛變之後仍保持着秩序的法軍，共有十二萬人。一七九三年又增加了大約六萬義勇軍。在一七九三年三月又新增了三十萬人。這樣一來，在八月間宣佈舉國皆兵制（*levée en masse*）以前，法蘭西軍隊至少應有三十萬至三十五萬人。舉國皆兵制的實行應使這個數字增加約

七十萬人。倘若把一切可能的損失除去，法蘭西人在一七九四年初，約能出兵七十五萬抵抗聯軍，即是說，遠多於聯軍所能開去進攻法國的人數。

一七九三年從四月到十月，法軍不斷地受到打擊，但這些打擊，因聯軍之遷延遲滯，而沒有得到決定的戰果。從十月起，戰鬥互有勝負，到冬季戰爭中止；一七九四年春，按舉國皆兵制編成的軍隊，進入了戰綫，它們對作戰是有充分準備的；結果，五月中在所有戰綫上都獲得了勝利，直到最後於六月中在佛留盧斯的勝利決定了革命底命運時為止。

因此，國民公會及其前一屆的八月十日的內閣，是有足夠的時間去組織抵抗的。但是從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到一七九三年三月一點事情也沒有做；義勇軍未被重視。一七九三年三月才實行了上述的三十萬人的徵兵；自此時起至翌年三月，國民公會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和充分的自由去進行武裝。在十個月的期間中，即自基倫特黨人傾覆的時候起，革命的政黨便得到完全的自由。爲要在擁有二千五百萬人口——其中包括能持武器的完全正常的名額一百萬兵士——的國家中，在一年的時間內，建立七十五萬（人口的百分之三）現役兵的軍隊去抵抗外敵，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管這樣的比例在當時是如何新奇。

● 拉斐德 (Marquis de La Fayette) —— 一七五七—一八三四年。法蘭西大革命時爲君主立憲主義者，曾率領資產階級所組織之國民自衛軍鎮壓革命，當法蘭西對普奧宣戰時，爲中央軍總司令，後叛變，逃入荷蘭，在企圖渡英之際爲奧軍所獲。（譯者）

所有國內的暴動，除了芳底以外，我認爲在軍事上都是絕對沒有任何意義的。除了里昂與土倫底暴動以外，其餘的都僅在六星期中不費一彈就把它們撲滅了。里昂是被新兵奪回的，而土倫則因拿破侖巧妙的機動與堅決的進攻、以及它的守衛者的錯誤而被收復。

在一七九四年征討聯軍的七十五萬人之中，最少有十萬人是在君主政體下當過兵的，而又有十五萬人——其中一部分爲義勇軍，另一部分則係由第一次三十萬人的徵集中而來的——在不斷的會戰中已經歷過十二個月到十八個月，因而對於戰爭已經習慣了。在最後所徵集的五十萬人中至少有一半參加過一七九三年九、十、十一三個月中的許多會戰，而最年輕的則在開赴前綫作戰之前，都受過三個月以上的訓練。拿破侖在他論西班牙遠征的著作中，曾計算過預備訓練（*école de bataillon*）所需的時間是三、四個星期。如果撇開參謀軍官和軍團軍官不說，他們在聯軍方面平均而論無疑都有較高的水準，那末就應當注意以下事實：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軍隊會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組織。聯軍不擴張戰果的這種作戰方法，只有這樣一種性質：就是它只能使久經鍛鍊的且適宜於進攻戰術的軍隊軍心渙散，而使年輕的且只限於防禦的敵人軍隊更好地受到鍛鍊，更好地習慣於戰爭。這就是爲什麼絕對不能把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軍隊看做是一些「爲共和國犧牲的思想所鼓舞的」愚蠢的、聳張的、志願軍的烏合之衆，而應看做無疑地與敵軍相等的一支很優秀的軍隊。無疑間，一七九四年法蘭西將軍們較敵方將軍們高明得多，雖然他們犯了不少的錯誤，但如果除開國民公會議員們自出心裁地作了些蠢事的某些特殊的情形以外，斷頭台却保證了

指揮的統一與動作的協調。而在這些蠢事中有幾件便是尊貴的聖·約斯特所幹的。

關於衆兵戰術（Тактика Массовых Движений）的幾點說明：

（一）衆兵戰術之未定形的觀念最初由熱馬浦機動的勝利而產生，這個機動與其說是出於自覺的軍事計謀，毋寧說是出於一時的衝動。法軍之無組織是產生這種觀念的基礎。法軍之所以需要數量上顯然的優勢是爲了使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數量能以彌補紀律的鬆弛。加爾諾在採用這種戰術方面，是沒有起任何顯著作用的。

（二）例如在一七九四年土爾可因納與佛留盧斯戰役中（當時法軍，包括加爾諾本人在內，犯了很大的錯誤），衆兵戰術的原則還未完全製成，也未採用。只是拿破侖在他一七九六年六天的皮蒙特遠征中，成功地各個殲滅了較他佔很大優勢的兵力以後，這才顯著地證明了：這個戰術的意義究竟在哪裏，而在這以前，關於這個戰術的明確概念絲毫都沒有。

（三）至於談到加爾諾本身，那末這個傢伙引起了我很大的懷疑；我自己顯然不能對他作最後的判斷，因爲我還沒有找到他給將軍們的緊急信件，但就已有的材料來判斷，他最大的功勞似乎只是在於他的前任者帕斯與布考特的愚昧無知和碌碌無能，以及公安委員會中其他一切人

● 聖·約斯特（Saint-Juste）——一七六七—一七九四年·法蘭西革命家，大革命後爲羅伯斯比爾之親友，一七九二年被選入國民公會，爲甲可賓黨急進派之一，後爲公安委員，被派至萊茵戰線，虐殺許多民衆，九四年爲國民公會議長，曾破壞但頓派，主張獨裁政治，後與羅伯斯比爾同被處死。（譯者）

員對軍事學的一竅不通。這真是所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加爾諾是工兵隊的老軍官，曾在北方軍中任國民公會的代表。關於要塞或軍隊需要什麼樣的材料，尤其是法軍缺少什麼，他都是知道的。除此以外，他自然也明白對於像法蘭西這樣的國家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動員軍事資源，但是因為有大量的未受訓的新兵存在，一般地講來是會引起大量的物質消耗的，而且或多或少的資源之非生產的浪費是無足輕重的，只要能達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動員這些資源，所以不必認為加爾諾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才能取得他所獲得的成果。把衆兵戰術的發明，描寫爲加爾諾應份得到的功績，這對於我是很可疑的，特別是根據他在一七九三到一七九四年所作的廣泛計劃，因為這些計劃恰恰是建築在相反的軍事原則之上的；他主張分散法蘭西的軍隊，而不主張集中他們，並計劃了對敵兩翼的這樣一種戰法，這種戰法必然要造成敵軍的集中。甚至加爾諾在執政內閣時代及其後的事業也與上述的榮譽不相稱：例如他對安特衛普的英勇的保衛（一般地說，要塞的保衛乃是使墨守成規的、平凡的但賦有堅持性的軍官出名的最適合的基礎；況且一八一四年安特衛普的圍攻，並沒有繼續到三個月）；最後，當一八

① 帕斯 (Jean Nicholas Pach)——一七四六—一八二三年，法蘭西政治家，國民公會會員，軍政部長（一七九二年十月至一七九三年一月），後爲巴黎市長。（俄文譯本附註）

② 布考特 (Jean Baptist Nael Bouchot)——一七五四—一八四〇年，法蘭西人，一七九三年曾爲軍政部長，爲革命軍組織者之一。（俄文譯本附註）

一五年聯軍以一百二十萬人的集中的大軍完全按照另外一種軍事體系行動來反對拿破侖時，他那企圖強使拿破侖採用一七九三年的方法的作法；以及總的來說他那庸俗的作風——所有這一切都不能說明加爾諾有天才。但在後來却在歷史上出現這樣的事情，就是老實人居然也能佔居高位，雖然有熱月、果月、霧月的幾次政變<sup>①</sup>，可是，加爾諾還是成功了。

總而言之，必須承認，國民公會之所以得救，唯一的是因為聯軍是無組織的，所以給了國民公會一年的休息。它得救的原因，也和老福利茨（Fritz——乃腓特烈大帝之別稱。——譯者）在「七年戰爭」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樣的；以同樣的原因，一八〇九年惠靈吞在西班牙也得了救，在那裏法軍無論在數量上或者在質量上都至少優於全部敵軍三倍，可是終於因為拿破侖沒有在西班牙，法軍將帥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相互牽制，而麻痺了自己龐大的力量……

## 二

在目前，聯軍早已由一七九三年的軟弱中解脫出來了；它又相當可觀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

● 熱月政變——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熱月九日）法國的金融大資產階級組織了一個反動政變，推翻小資產階級專政失敗，羅伯斯比爾及其黨人或被殺或被囚。

果月政變——乃指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即果月十三日）保王黨以新選舉之藉口，公然以王黨將軍達尼坎為首圍攻國民公會而企圖乘此以根本推翻執政內閣之政變。

霧月政變——乃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即霧月十八日）拿破侖第一推翻共和而自立為皇帝之政變。（譯者）



而且這個集中在一八一三年便已完成。一八一二年俄羅斯戰役使俄羅斯在大陸戰爭上成爲整個神聖同盟的中心。就是說，俄羅斯軍隊構成基本的核心，普魯士、奧地利和其他國家以後才結集在這個核心的周圍。俄羅斯軍隊在聯軍侵入巴黎之前一直都是核心。亞歷山大（更確切地說是站在亞歷山大背後的俄羅斯總參謀部）事實上是各國軍隊的主帥。但是自一八四八年後，神聖同盟便已建立在愈來愈堅固的基礎之上了。

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反革命發展底進程，使法蘭西以外的整個歐洲大陸對俄羅斯的關係猶如萊茵聯邦及意大利對拿破侖的關係一樣。這是一種正式的臣屬。尼古拉——更正確些巴斯凱維赤——是神聖同盟戰時的必然的獨裁者，正如同耐塞爾洛得是平時的獨裁者一般。

其次，至於談到現代的軍事藝術，那末拿破侖已使之登峯造極。在下述的某種情況到來之前，對於一個戰略家，只要情況允許，除了仿效拿破侖的前例以外，是沒有什麼別的可作了。但現代的軍事科學已普及於全世界。在普魯士，每個少尉在應貴族士官考試之前即已熟識這門科

① 巴斯凱維赤 (Yvan Feodorovich Paskievitch) ——一七八二—一八五六年，俄羅斯將軍，曾屢次參加對法之役，後從土耳其得加爾斯，因功升爲元帥。一八三一年波蘭革命之際，准佔華沙，鎮壓起義，被封爲華沙公，克里米戰時負傷退却，後再爲華沙總督。（譯者）

② 耐塞爾洛得 (Karl Robert Nesselrode) ——一七八〇—一八六二年。俄羅斯政治家，維也納會議時爲全權代表，一八一六—一八五六年，爲俄首相兼外相，與梅特涅協力利用神聖同盟，努力壓迫自由運動，鼓吹尼古拉一世東進，克里米戰役失敗，一八五六年巴黎和議後，即辭職引退。（譯者）